

长篇历史小说

王安石

名高一时，学贯千载；智足以达其道，辩足以行其言；瑰伟之文足以藻饰万物，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；有能于期岁之间，靡然变天下之俗。

——苏东坡《王安石赠太傅制》

◎万斌生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

【第二部】

苦辛

王安石

【第二部】

苦辛

万斌生

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



作者简介

万斌生，江西临川人，1966年1月生，1988年毕业于江西大学（现南昌大学）中文系。毕业后从事过多种职业。现任江西省抚州市社科联调研员，江西省抚州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，抚州市作家协会主席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。

坚持业余文艺创作30余年，发表、出版、播映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逾300万字；出版了小说集《禾镰草》《万斌生小说童话选》、诗歌集《缪斯的啼笑》等作品30部。其执笔编剧的戏曲电视剧《明月照我还》在全国第四届优秀戏曲电视剧评比中获奖。长篇历史小说《王安石》三部曲是作者耗时十年呕心沥血写成的力作。

责任编辑 林学勤 游道勤
封面设计 揭同原

【长篇历史小说】

自古功名亦苦辛，行藏终欲付何人？
当时黜黯犹承误，末俗纷纭更乱真。
糟粕所传非粹美，丹青难写是精神。
区区岂尽高贤意，独守千秋纸上尘。

——王安石《读史》

内容简介

《苦辛》是长篇历史小说《王安石》的重头戏，王安石变法伊始，即招致朝廷重臣、贵族、豪门的激烈反对：

言官，御史中丞吕海率先上疏，弹劾王安石有“十大罪状”，其势汹汹，帽子铺天盖地，被王安石击败，皇帝赵顼将其罢官；其后，在变法机构“制置三司条例司”任职的苏轼从内发难攻击新法，被调出“条例司”；宰相富弼反对新法，辞相被贬出京判亳州；司马光、苏轼和王安石、吕惠卿等变法官员在朝堂上接二连三发生激烈争辩；东明县令贾蕃为了破坏《青苗法》的执行，故意使坏，给《青苗法》泼污水，王安石派吕惠卿、曾布暗访《青苗法》执行情况，险中贾蕃的圈套诡计；在韩琦等老臣蛊惑下，神宗赵顼一度动摇，欲废《青苗法》，王安石以辞职表示不满，司马光代皇帝起草批答，激怒王安石抗章自辩，赵顼醒悟，变法决心更加坚定；司马光心犹未甘，写信劝王安石停止变法，王安石大义凛然回信反驳。司马光与王安石断交，离京外任；王安石等主动出击，调整御史台，打击故意破坏变法的官吏。

变法如火如荼，一系列新法陆续出台，引起了贵族豪门的恐慌，甚至损害到皇族利益。反对派图穷匕首见，策划了宣德门外行刺王安石事件，幸遇杜珊（妙贞）、鲍雨救援，王安石大难不死，杜珊血洒宣德门……

本卷情节曲折，斗争尖锐，高潮迭起，波澜起伏。王安石、赵顼、司马光、吕惠卿、苏轼等人物性格刻画，细致入微，栩栩如生，让人不忍释卷。

【目录】

第一章	未可非商鞅	1
第二章	相见争如不见	42
第三章	纷纷何足竞	89
第四章	新桃换旧符	144
第五章	济川用汝为舟楫	219
第六章	天朝威远域	308
第七章	自有岁寒心	353
第八章	绿叶渐阴匆匆去	403

1

出皇城宣德门，往西是梁门大街，往东是曹门大街。这是东京最为繁华的街道，有名的潘楼街便在曹门大街和梁门大街的中间，往北直通宣德门，往南即是大相国寺。

在曹门大街中间，有一座高大而略显古旧的宅院，乃是太宗朝宰相吕端的府第，老百姓呼为“吕相国宅”，也有戏称为“吕糊涂宅”的。这不怪京城百姓嘴损，因为“糊涂”二字就高悬在吕家门楼上。

在吕宅雕绘着忠臣良将、侠隐神仙、奇花异草、珍禽瑞兽的巍峨门楼上，嵌有一副“燕翼从龙”门额，两旁的联句是：

位极人臣小心持清简

功扶宋室大事不糊涂

门额和楹联均为吕蒙正所书。吕蒙正与吕端大略同时，先后为相，比吕端晚十年左右逝世。吕蒙正不愧高才，寥寥二十二字，



便概括了吕端的郡望、出身以及为政风格和功绩。

吕端，字易直，宋幽州安次人。祖上仕后周，以荫补官。入宋后，于太宗淳化四年为参知政事，至道元年拜相。吕端自知乃后周旧臣，深自谦抑，为官特别小心，政尚简静。他提倡肖规曹随，从不标新立异，有时甚至装糊涂。他这种谦逊为人谨慎处事的风格，赢得了太宗赵光义的欣赏。至道初年，太宗拟任吕端为相，侍臣中有人提醒太宗：“吕端为人糊涂。”太宗笑答：“吕端小事糊涂，大事不糊涂。”坚持任吕端户部侍郎、平章事。

到了熙宁年间，吕端的后人中，有一位孙子特别有名，他就是不久前升任右谏议大夫、权御史中丞的吕海。

吕海，字献可，宋开封府人；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。吕海虽为北人，却长得比南人个子还要瘦小。也许因为幼失双亲，寄人篱下饮食不周，他长得面孔尖削，颧骨突起，眉浓而睛突，鼻窄而口宽，嘴角和下巴上稀稀朗朗有些胡须。吕海有爱须之癖，蓄得很长，自视为“美髯”，却不知人后被称为“鼠须”。

吕海以直言敢谏自负。他多次为言官，两次知谏院，的确不甘寂寞。如仁宗时他上疏请早立太子，先后弹劾宦官任守忠、王昭明；英宗时他热心参加“濮议”，先主张“称亲立庙”，后又认为称亲立庙均不合礼，引起英宗震怒，虽然被黜外任，却也博得一些人的喝彩。

熙宁元年八月底，神宗赵顼采纳司马光的意见，将从晋州回京不久担任盐铁副使的吕海，调任为天章阁待制，知谏院。才当了几个月，因为权御史中丞滕甫调任翰林学士、知开封府事，吕海便被提升为右谏议大夫、权御史中丞，成了三品大员。吕海高兴异常，决心瞅准机会，找几件大事极言直谏一番，好报答新皇的知遇之恩。

机会很快就来了。新皇重用王安石，要变更祖制，推行新法，朝野议论纷纷，豪门勋旧惴惴不安。王安石在皇帝的宠眷下，不论出身，不计资望，大量拔擢重用无名之辈、宵小之徒，却将元老重臣打入冷宫，活活气死参政唐介；对那些持异议者，无论是内廷近臣、

方面大员,还是言官,动辄贬谪外任。就说最近吧,接二连三将知开封府滕甫、宣徽北院使王拱辰、翰林学士郑獬、知谏院钱公辅免职,贬谪出朝。

在唐介鼓动下,吕海决心犯颜直谏,挽狂澜于既倒。于是,吕海上疏为滕甫、郑獬、钱公辅三人辩护,认为他们无罪而遭贬出京,很不公平,请求圣上召回京城任职。谁知王安石主动承揽“责任”,提出辞职,皇帝连忙安抚王安石。吕海的奏疏虽掀起了一阵小小波澜,但很快便无声无息了。

吕海心中懊丧,很不服气。特别是唐介气死后,吕海更是茶饭无味、寝食不安。思虑再三,他决心一不做、二不休,干脆上一道专门弹劾王安石的奏疏,非把这个害群之马除掉不可。可是俗语说得好,“无钉难挂衣”,总得找个缘由才好。

机会终于来了,著作佐郎章辟光上疏,称新皇即位后,皇弟岐王赵颢、高密郡王赵颢应该搬出内廷。奏章上后高太后大怒,说是离间他们母子兄弟,皇帝也很不高兴。吕海上疏,请求重治章辟光之罪,王安石却为章辟光辩护,结果只将章辟光贬为监衡州税。吕海四处打听,听人说章辟光上疏是受了王安石的指使,心中大喜,总算找到了挂衣服的“钉子”了,决心跟王安石算一算“总账”。

为了集中精力写好这封奏疏,吕海从卧房搬到书房中起居,除一个通房丫鬟可以进来递茶送水、铺床叠被、抹桌扫尘外,连妻妾也不准打扰。

这天晚上,吕海在书案前坐下,点燃灯烛,研墨展纸,开始拟草弹劾王安石的奏疏。他略微思索,写下了题目:论王安石祸国疏。然而,题目好拟,正文从何处着笔落墨呢?既言“祸国”,必有所据。祸从何来?祸在何处?章辟光事,扯到“祸国”上本已勉强,何况已经结案。吕海斟酌再三,颇费踌躇。他写下几行,觉得不妥,涂了;再写下几行,觉得还是不妥,又涂了。看来“帽子”好戴,尺寸却难把握。

吕海扔下笔,在铺了锦罩的龙泉窑梅子青釉瓷鼓上坐下,觉得

有些烦热，起身一把扯下锦罩，扔到床前榻上，再坐下时觉得凉沁沁的，心里才安静一些。

也难怪吕海心中烦躁，在眼前王安石祸国尚无实迹的情况下，要列举王安石祸国殃民的罪行，而且要打动圣心，说服群僚，谈何容易？！况且仔细推敲，王安石目前占据了“三不可攻”之优势：皇帝倚重、圣眷方隆，一不可攻也；历年来，王安石多次辞官，不少元老重臣皆曾为之延誉，天下士林无不仰慕王安石，竟然以其不当执政为屈，二不可攻也；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不久，虽然初见祸国端倪，但毕竟罪行未彰，三不可攻也。面对“三不可攻”，难道就此束手么？不！姑息只会养奸。等到王安石祸国殃民罪恶昭彰时，王安石已经营多年，朋党纠结，羽翼丰满，而正人君子排斥殆尽，完全可以像赵高那样指鹿为马，想扳倒他就更不容易了。仅况附和者易，首义者难，随从者多，先知者寡。我吕海观月晕而知风，见础润而知雨，要做就做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，说不定因此名垂史册，也不枉大宋名相吕端之子孙！

吕海热血沸腾，冥思苦索，毕竟是五十五岁的人了，耗心费神难以耐久，一阵倦意袭来，竟然昏昏欲睡。吕海曾有过伏在书案上打盹而不慎着凉生病的教训，便离开书案，躺在书房睡榻上，用一件白晶布绣花浴巾盖住胸腹。

刚蒙胧睡去，就闻得脚步轻响，吕海睁眼一看，原来是通房丫鬟走了进来。

“老爷！”丫鬟怯生生地禀道，“有客人来了。”

“是谁？”吕海颇不耐烦，打了个哈欠。

“说是唐参政大人府的，有事相请。”

“唐参政？”吕海连忙爬起，一边穿公服，一边说，“叫客人厅堂稍等。”

“是。”丫鬟低头退下。

吕海整装束带，出了书房，来到厅堂，见一个虞候打扮的人正在等他，见了吕海，连忙上来施礼：“小人叩见中丞大人！”

“免礼。”吕海挥了挥手，“你是何人？”

“小人在参知政事唐介唐大人府中勾当公事，受唐大人差遣，特来相请。”

听说唐介有请，吕海点了点头，随那虞候出了吕相国宅，见门外停着一顶官轿。

虞候上前揭起轿帘，吕海上了轿，轿夫抬起便走，却无执事鸣锣开道。吕海掀起红绸轿帘一看，街上行人稀少，冷冷清清，不知身在何方。吕海恍惚记得，唐介住宅是在皇城东华门外的马行街仰天坊，离自己曹门大街的住宅不远，怎么走到这冷僻地方来了？正要询问，轿夫已经将轿停下。未见虞候挑帘，吕海自己走出轿门，只见面前宫殿巍峨，门楣大书“会灵观”三字，正惶惑间，轿夫等人已不知去向。吕海大惊，疑中匪人圈套，正欲呼救，观门口走出一人，向吕海招手。

吕海一看，原来却是同知太常礼院刘攽，心中略宽，忙走了过去。刘攽嘻嘻笑着，却不言语，拉着吕海进了一殿阁之中，却见许多人都在，有参知政事赵抃、知枢密院事陈升之、枢密使文彦博等大臣，还有苏轼、李常、刘恕、孙觉等人，十分热闹。吕海与诸人正寒暄间，参知政事唐介身穿朝服、面若严霜走了出来，见了吕海，劈头问道：“献可老弟，你弹劾王安石的奏章，写好了没有？”

“还……还没有。”

吕海见众人都瞪眼望着自己，有些心慌。

“汝真乃无用之辈！”唐介斥道，“想老夫当年，弹劾贵妃之叔张尧佐攀援裙带、无功受封，使他四顶纱帽丢了两顶；弹劾宰相文彦博暗通内廷，用灯笼锦贿赂张贵妃以谋升迁，使他罢了相；弹劾枢密副使陈升之勾结宦官扰乱朝纲，使他贬官外任。你吕献可多年为御史，三次知谏院，竟连一封弹劾王安石的奏疏都写不出来，你还有什么脸面为御史中丞？”

吕海一时无话可答。

文彦博却说：“你唐介也别得意。你弹劾我用灯笼锦贿赂张贵妃，其实与事不符。给张贵妃送灯笼锦，是我夫人干的事，我根本



不知道。”

“哼！”唐介冷笑道，“不能齐家，焉能治国！”

“你能！你厉害！”文彦博回敬道，“你弹劾我又怎么样？我文彦博还不是一样出将入相！”

“你！——”唐介被噎得直翻白眼。

“你们言官呀，惯会捕风捉影、小题大做。”陈升之也接着说，“谁又能白璧无瑕、洁身如玉？想搞垮一个人还不容易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！”

“你！你们——”唐介气急败坏，怒火攻心，“咕咚”一声栽倒在地！

“唐大人！”

“子方兄！”

“你醒醒！你醒醒！”……

众人见唐介气极晕厥，连忙围住，又喊又叫，掐人中的掐人中，揉心口的揉心口，唐介总算慢慢睁开了眼睛。

“唐大人！”……

唐介睁开双眼扫视众人，渐渐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，口里喃喃地：“马，马……”

“唐大人想妈妈了！”刘攽笑了，“想妈妈了！”

唐介挣扎着摇了摇头，断断续续说：“不是妈、妈，是司、司马、马光……”

“是司马大人呀！”刘恕握着唐介的手，“司马大人没有来。”

“马、马——”唐介说着又闭上了眼睛。

“唐大人！”

“子方兄！”

吕海蹲下，用手一摸唐介鼻孔，鼻息全无，他喊了起来：“唐大人死了！唐大人死了！”

“呜呜……”众人全都哭了起来。

“别哭！别哭！”刘攽连连挥手，“唐大人是叫着马、马去世的，我们不如学一点魏晋名士的风度，装几声马叫，给唐大人送行吧！”

“好！”苏轼首先赞成，“魏文帝送别王粲能学驴鸣，我等学几声马叫何妨？”

其他人还未表态，刘攽就仰着脖子学起了马鸣：“唉儿！唉儿——”

“唉儿！唉儿——”苏轼也叫了起来。

马鸣声惊醒了吕海，原来是南柯一梦。

吕海揉揉双眼，坐起身来，夜深人静中，果然隐隐传来几声厖马嘶鸣之声。

吕海想起梦中情景，历历如在目前。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！”陈升之斥责唐介的话在他耳畔回响。

吕海大步走向书案，坐下，提笔，将“论王安石祸国疏”圈去，另写了一行：论王安石十事疏

吕海仰首微吟，眉间现出笑意，顿时思如泉涌，运笔如飞，墨不加点地写了下去……

2

吕海写完《论王安石十事疏》，已是鸡叫头遍了。他仔细看了一遍，斟字酌句，修改了几段，感觉更加满意。他取过内廷奏疏专用笺，准备誊正，却禁不止眼皮打架。吕海心想明日并非朝会之日，不用早起，干脆先睡一觉再来誊抄。

吕海一觉睡醒，已是卯正时分。丫鬟端来温汤、面巾，服侍老爷梳洗；夫人早唤厨娘做了人参莲子羹，亲自送到书房门口，问候之下，见夫君心情很好，方敢端了进来，看着丈夫喝完，方才离去。

吕海用过早膳，也不忙去御史台视事，先到书房将奏疏誊抄端正。抄完，却觉得这份奏疏虚多于实，词胜于理，能否打动圣心、扳倒王安石，实在毫无把握。他想了想，觉得还是找一两位知交同僚商量一下为妥。

可找谁呢？

当然不能乱找，找错人只会惹祸招灾。这种人应该具备几个条件：一是有相当身份，自己是三品大员，对方应地位相当；二是词

章娴熟，写过很多著名的奏疏；三是对王安石有看法，特别是反对他变更祖制、推行新法；四是和自己有私交，交谊越深当然越好。以此四条衡量，够格者不多。苏轼辞章好，但地位尚低，刘敞、刘恕、李常都属此列；赵抃、孙固、范镇，虽反对王安石变法，地位也不低，但词章不行；吕公著、韩维、曾巩、吴充，既有地位又擅词章，但过去与王安石交谊不浅，有的还沾亲带故，只怕和自己很难同心；唐介已死，富弼老迈；文彦博、王珪、王陶，态度暧昧不明；陈升之、曾公亮和王安石同坐在一条船上；韩琦、欧阳修、张方平、王拱辰、滕甫、郑獬、钱公辅都在外任。

思前想后，反复比较，吕海最后认定：只有一个人符合条件。这个人，就是前任右谏议大夫、权御史中丞，现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、权知审官院司马光，司马光资历长、品秩高；文史兼修，其奏疏有不少名篇佳作脍炙人口；以前虽然和王安石、吕公著、韩维共称“嘉祐四友”，看来早已名存实亡了。王安石入朝任翰林学士特别是任参知政事以后，王、马二人多次发生争论，在“侍讲与坐讲”、“阿云案”、“辞赏与谢赏”以至成立变法机构“制置三司条例司”等问题上，可谓针锋相对，各不相让。

吕海思考已定，决定立即去找司马光。

吕海深知司马光勤勉王事，绝不会在浚仪桥家中，要么是在资善堂修史，要么是在审官院理事，只怕在资善堂的可能性要大一些。吕海想着，便先去崇文院资善堂。

吕海只穿便服，袖了《论王安石十事》章疏，先坐轿到宣德门前。入了皇城，步行至横街，折而往西，进了崇文院，来到资善堂前。

谁知道资善堂内，只有刘恕一人，见御史中丞吕海驾到，殷勤迎进奉茶。吕海问起司马大人，刘恕告知被召入朝到延和殿应对去了；又问刘敞，也不在，到太常礼院去了。吕海不想和刘恕谈论弹劾王安石的事，便问了几句编修《资治通鉴》的事。本是敷衍，刘恕却信以为真，谈起自己正作《后五代史长编》，即将完稿，吕海

免不了虚与委蛇，赞赏几句。

刘恕见吕海心不在焉，便不再讲。吕海起身告辞，出崇文院，由东而北，望大内行来。

走到垂拱殿前，却碰见同知谏院范纯仁。两人素来相识，又都居言官之职，见面十分亲热，执手问候。

范纯仁，字尧夫，宋苏州吴县（今江苏苏州）人。范纯仁是范仲淹的第二个儿子，仁宗皇祐年间进士，历任知襄城县，江东转运判官，殿中侍御史，因“濮议”而出任安州通判，迁陕西转运副使，前不久调回京城，任起居舍人、同知谏院。

范纯仁告诉吕海，自己刚从延和殿面圣出来。

吕海问：“圣上问了些什么？”

“你知道，我讲话从不拐弯的。”范纯仁说，“圣上问我，陕西情况如何？我说，城郭粗全，甲兵粗治，存粮粗备。圣上不解，为何都是一个‘粗’字？我说，有这个‘粗’字就足够了，陛下日理万机，边疆上的事不必管得太细。管得细了，边将便会揣摩圣意，无端生事，边疆便无宁日了。”

吕海笑道：“尧夫老弟，你讲得真有意思，独具慧眼，又切中时弊。”

“还有呢！”范纯仁受到鼓励，接着说，“圣上问我外面对变法有何议论？我说，王安石变更祖制，无非想多搜刮钱财，一定会造成民心不安。目前也许听不到多少议论，但我希望陛下要考虑听不到、看不见的怨恨。圣上问我，什么是看不见、听不到的怨恨呢？我说，前唐杜牧所讲的‘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’便是。”

吕海一惊：“你好大胆啊！圣上没有动怒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范纯仁摇摇头笑了，“圣上不仅没有生气，反夸我敢言人所未言，说要给我加官呢！”

“太好了！”吕海十分高兴，心想皇上有如此度量，我吕海大有用武之地了！

吕海又问：“司马学士在延和殿么？”

“在啊！圣上正向司马大人垂询呢？”范纯仁说着，又问，“中